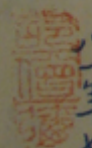


聊城野史雜誌



第四期
八年七月號

聊城野史雜誌 第四期、八一年七月號、目錄

山東聊城二中「時代的王大牛先生」

幕僧

人物瑣滴

文光

我所知道的名小說家

張恨水先生

天竹

張恨水和他的小說

鄭華萱

乘涼瑣話 (二)

假辭、鬼笑、小腳

墨林

編後

今是

山東聊城二中時代的；

王大牛先生

慕僧

讀者不會忘記吧？我們山東出了一位大教育家——王大牛（祝晨）先生。他一生為改進教育事業，倔強地、艱苦地、奮鬥苦鬥。為提倡新文化運動，他意志堅決，不屈不撓，向黑暗勢力頑強鬥爭。他為了適應時代潮流，要使他所培植的學生，都成為新時代的青年，對教育事業，作出多少合理建議，與推進計劃。在二十年代的山東全省，做出光輝業績，和偉大成果，可是，也沒少受盡了侮辱、沖擊、和壓迫。

關於王大牛先生的：一生努力於文教工作；歷任各校教職生活中的，各種遭

遇·波折·冒險·困苦·等等事跡。以前，已有不少的文字記載，本篇不再贅叙。這里，只把他在我們地方「山東聊城二中」時，那個階段的，經過情況，略作記述：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的七月，王大牛來到古老的東昌府。接充「聊城省立第二中學」校長。（校址在城內今之郁光小學）他那年是三十三歲，已早長成那肥碩如牛的笨重軀體，和不顧一切，衝破障礙，硬行奮鬥的性資了。所接的學校，他常自比「劉璋之蜀」，所以他到校之後，也非像諸葛亮治蜀不可。他本有戰國對法家的氣質，又看到近世紀中國的亂象，想要撥亂反正，非用商鞅治秦的办法，和近代歐洲的法制精神不可。法家是求速效的；法家是好大喜功的，他也是好大喜功的。他這種精神，

似乎有点刚愎自用。这在教育家的立场上，可说是变态而不是常态。他施用这法制而应付变乱环境，却成了对症的良药，所以他收的效果，也最快、最大。

在他未去以前的第二中学，校址狭小，设备简陋。管理松懈，学科不全。自他到校之后，首先请准省政当局，拨发临时费，添购民宅，建築楼房，居然有了学校规模。同时，按照课程标准，补足校中所缺的课程，急急挪用经常费，添购风琴，开辟运动场。当时体操教员和学生，尚不知如何运动，他便若处物色各种运动规则，自学自教。当然他也不会怎样高明，但他却有这种不怕非笑的勇气。他更请当地传教的美国德牧师，来校指导。那想经他垂干的结果，竟然于当年之内，就能派遣选手参加济南全省运动会，继又参

加天津華北運動會，於是二中的學生運動，遂在全省薪露頭角了。又補聘手工教員，音樂教員，拳術教員，大家一齊活動起來，校中的學科，至此始稱完備。而地方人士，對這位大牛先生，也有了良好印象。

他有一種堅定的主張，就是學校的功課，當按照部章，必須應有盡有，不可缺少。學生因故曠課，由學生自己設法補習，教員因故曠課，也須由教員擇時補授；萬一因不得已的情形，不能按照課程的進度授完，也必在學生畢業前為他們設法補足。他認為缺課，就是欠了學生的債，這債必須償還，絲毫苟且不得。他是如此的言不二價，因而教員學生多對他生快感，但是也无可奈何。他是不諱情面，不怕任何人反對的。教員不能勝任。

解聘另聘，毀罵由他，控告也由他，他是抱定人才主义的。学生不服管教，輕則記过，重則开除，並不顧惜，他是实行法治精神的。他常说：「我当校长，大概在校的学生多半骂我；但我若使他们在学校不骂我，他们毕业後毫无学认能力，也必骂我，我宁願在校学生骂我几年，不願出校学生骂我一輩子」。因此，当时的聊城二中，校风異常严肃，学生们多知慙惕，勤奮，很少敢在功課上玩忽的。

他为了整齊严肃，特南風氣，严令学生常年穿着制服，每学期必稽核学生的用度通知他们的家庭，使勿浪费。在操行方面，通常是以安分守己，謹守校規为优，但他特别注重学生的能力，認為无能的学生，亦必无用。自然也和他校一

樣。訂定勤學操行獎懲的規則，以昭勸戒；可是他必先以身作則，親率教職員與學生共同生活，切實督導。他又重視大環境對於學生的影響，所以尤好提倡遠足旅行，使他們增廣見聞。如今學生參加濟南天津的運動會，即含此意。凡東臨道二十九縣的士紳，到聊城開會，他必極力招待，讓學生多知道一些各縣的情況，及認識各縣的重要人士。這便是他以後掌一師時，大請名人講演，用一種包圍政策，造成良好環境的開端。要之，他是不肯讓學生有閑逸的時間，以作出身心上不正當的行為。

有人見他办学如此严厉，就說他是独裁主义，說他是刻薄寡恩；但这种批評，却是冤枉了他。他在每学期中，令在校学生，除必須見他談

这种批評，却是冤枉了他。他在每学年

話者外，至少每人给他一封信。每寒假暑假也是如此。信的内容，完全讓学生自由写出。凡每人所感困难，所学心得，所獲見聞，以及本校利弊，应兴应革的事项，都可毫無隱諱的說出来。他便一一親自批答。不辭繁勞，並且選擇优公佈。毕业校友來信，也同样批答。所以他常对人說：「我管教虽嚴，却给学生开了窗戶」。这還不算，他每年必做自我批評，发表他一年的功过簿，听任同事和学生來檢討。这种作风，便是後來在（师）对切實履行的。因此，也有人对他說：「你太客觀了」。我想好独裁的人，是不會如此客觀的。再則他对毕业生升学或就业的問題，更是特別注意，常对学生加以輔導与援助。遇有貧苦不能升学的学生，常以

私款相贈。如北大学生馬君、南高學生石君、留美學生孫君等々，都曾受過他私人津貼。不過很少人知道罷了。他還為天資較鈍的高小畢業生，和無資格投考的私塾學生，從校中額定經費之內，另設中學補習班，補足其所缺功課，齊一其學力程度，半年以後，使他們升入中學。我想到溥君恩的人，是決不肯做這種事的。

王大牛先生長二中凡三年，直到抗戰以前，均推他所經手教訓的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班學生，升學或就業者為最多。民國七年他被選上省議員，才辭去了二中校長，離開聊城的。他在校長任內的勞碌，几乎令人不敢相信他的軀體是由血肉而成的。他每日來校辦公，總是

比其職員到的早，走的晚。數年如一日，不知倦怠，也从不生病。他的住處，與學校距離，約有二三里，他全是步行來，步行去。市民們常常見他拖着自己笨重的身体，在大街的人叢中，慢慢地大搖大擺，一直擺了三四年。記得有一年的夏天，東臨道道尹請客，王大牛應邀赴宴，及至席散客辭，道尹親自送出公署門外，見那些來客，都紛紛坐上各人的轎子而去，獨有大牛先生，還開大步，搖擺而歸，一時傳為趣談。

民國初年，在山東有大家常稱說的四大教育家：即鞠思敏，于丹絨，丛禾生，王大牛。抗日戰爭爆發後，他看到山東的韓復榘，躊躇莫決，沒有抗戰決心，便帶領這批愛國青年，走出山東，效法摩西出埃及的精神，為國

人物瑣滴

戰時，某報招待在渝作家，有漫画家廖冰兄，亦应邀而至。邓初民向他：你怎应叫“廖冰兄”？假使人家写信给你，不是要称“廖冰兄兄”吗？廖答：因我妹子叫廖冰，当时漫画时，就用了这个名字。这时，郭沫若亦在座，笑道：廖冰的哥哥，叫廖冰兄，那应郁杰夫的夫人一定叫“郁杰”了，举座为之大笑。

冯玉祥（焕章），虽号武人出身，但很喜爱读书。他当旅长时，驻湖南常德，规定每天早晨，学习英语二小时，另有专聘老师教他。上课时，关上屋门，门外挂一牌，上写“冯玉祥死了”，以拒绝外人进去。课毕开门除牌，才延见来访之客。（文光）

家培养命脉。这是他一贯的教育家的战志。以后，他奔走于湖北、四川等地，为战时教育事业，为指导青年救亡工作，做了些贡献，不在话下。解放后，大牛先生曾任山东省政协委员，及教育厅副厅长职，一九七〇年病故济南。

我所知道的名小說家；

張恨水先生

天竹

所謂新文藝運動，雖然極力提倡，紛紛創作，但到如今，章回小說，還是為民間所容易接受的東西。因而，想起了張恨水，他在近代的擅寫章回小說著名作家中，可以說，居能佔一席位。抗戰前後，著述如林，紅極一時，名滿大江南北，有的人說：國內有井之處，幾乎無人不知道張恨水，這是說明了愛看張恨水小說的人，是如何的普遍。張恨水在北平時，他書齋中，有自撰對聯，曰：

文賈萬金隨手盡

心如一硯逐年磨。

張的小說，寫得生動，自然，流麗而不枯澀，不僅為人所樂讀，且常

能引人入迷。茶餘酒後，多好據書索引，甚至有人揣測，「春明外史」中之揚杏園，與「歡喜冤家」中之王玉和，都是張的化身。因此，張恨水三字，膾炙人口，差不多的人都知道。當時，慕名結交者很多。民十八九年間，北平少女，因迷戀他的小說，情書紛投，願一認丰采，頻添無數佳話。有的傳說，他曾向謝婉瑩（冰心）求婚，未諧，因而更名「恨水」，不結冰，云云。這真是無稽之談，根本沒有那回事。

張恨水，老家是安徽潛山。他老太爷在清末時，在江西任武職，居贛甚久，等於落籍。所以，恨水說話一直帶江西口音。他父親早逝，母親撫養。

長大，家道中落，幼時即須自己奮鬥。民初，曾在蘇州頤也學校肄業，以貧不能卒業。一度加入話劇團，來往上海漢口間，撰稿投寄各報，博微資以自活。漸轉入新聞界，民國七年，在蕪湖「皖江日報」作編輯。民國九年北上，入益世報助理編輯，後入北平世界通訊社，及聯合通訊社記者。十三年入世界晚報，先編要聞，後編副刊，開始寫其處女作「春明外史」。一度任世界日報總編輯。後即去編副刊，同時為各地報紙寫小說。二十四年舉家南遷，任上海立報編輯。二十五年，自辦南京人報。抗戰後入川，任新民報主筆，寫作不輟。三十三年，任重慶新民報經理，抗戰勝利後，出川北去，任新民報北平分社經理。解放後，在北京工作什麼，倒

不詳細。似參加「文聯」組織。寫作甚少。只見過他編的「許仙與白娘子」和「梁山伯與祝英台」兩種簿々本子。新瓶裝舊酒。沒甚出色。莫非張先生這郎才尽了嗎？大概在一九八〇年前。病故于首都。其女明明曾在香港某報發表「悼念我的爸爸——張恨水先生」。

張恨水的文學修養。我完全得力於自修。天資高又肯刻苦用功。所以才
有這樣卓越成就。對英文不懂。自己下苦功學習。民九。在北平益壽報社。
晚上工作到大樣時。他在編輯部高聲朗誦英文。聲達鄰院。他這樣勤學
苦練。但影響別人休息。主持人不斷地警告他。不准黑半夜咋呼。呼呼。
他听了安靜幾天。又故態復萌。惹得同人們哭笑不得。說他好像一個頑皮
孩子。

張恨水也喜歡美術。自己钻研。頗有造詣。

張恨水也喜歡美術，自己钻研，頗有造詣。居北平時，愛種花栽樹，點綴庭院。但不甚要求名卉佳種，從街頭買幾樣粗俗花草，也培養於盆。朝夕觀賞，叫一般藝花名家，看了好笑。又曾和他兄弟牧野，辦過「華北美術專科學校」，自任校長。二十八年，在重慶南溫泉，開始學畫，托香港友人買畫具顏料，他自己塗抹，無師自通，花卉山水，居然揮毫成趣。

平時生活簡朴，抽煙而不喝酒，頗諳究飲食。居北平時，常約會朋友

每星期日小吃一頓，大^自豐澤園、東興樓，小至一條龍、耳朵眼，風味遍嘗。

嗜茶，尤愛龙井。如沏好茶一壺，邊飲邊寫，不難于言立就。對平劇也感興趣，名角演出，無不往觀，且隨時予以品題。能拉胡琴，拉不好，拉時人不願^听，他還自管拉。吱，吱，令人討厭。

恨水為人處世和平，待友忠實，愛談論，嗓門高，聲震四座。對事多持樂觀，頗少憂慮。寫稿不擇時，不擇地，偶有小病，能躺在床上趕稿。四座雜談時，亦能揮毫不息，此皆非常人所能者。

事母頗尽孝道。抗戰期間，太夫人以年高移居原籍鄉間，恨水在渝時，每對朋友說：「待得河山光復，第一件大事，就是飛回故鄉，省視老母。」抗戰勝利後，陳銘德辦的新民報，擴展到五地八版，委聘張恨水為北平分社經理，他離開重慶，先回安徽故里省親，忘昇說話兌現，完成了心願。

關於張恨水所作小說及其他瑣聞，另為記述，就此暫作結束。

張恨水和他的小說

鄭午宣

張恨水天才橫溢，以擅寫社會、言情小說著名。據筆者所知，他開始寫長篇章回小說，是在民國十三年四月，一直到抗日戰爭期間在大後方，迄未中輟。在解放前，他的「紙醉金迷」和「玉姣枝」兩種長篇，還在上海新聞報連載未完，該報停刊，也就中斷了。抗戰勝利後，他任北平新民報經理，撰「巴山夜雨」小說，描寫蜀中風物，及當時社會背景，每日寫好一段，即以電報分拍重慶、上海、南京、成都等所謂新民報的五地八版，同時刊出。北平解放後，他很少寫東西，只在「旅行家」雜誌上，見過兩個短篇記述性文字，即「故宮游覽記」和「盧溝橋」。因有張恨水文字發表，該刊多印了三千冊。

恨水在重慶時，除了為几家報紙寫長篇小說外，還希望開了挂名差事，好多掙几文。托陳果夫給他弄了「參政員」名義，但沒辦到。因市裡房子緊，他住在離城十多里的小村上，和他夫人周南，兩個孩子，賃草舍兩間，入城回家，他安步當車，徜徉來去。他寫的文章，「山窓小記」，即是描繪此時生活。他這位夫人，原是女演員出身，會唱兩口，張在南京時相識而姘居，不是髮妻，所謂「抗战夫人」也。他所作「偶像」小說中的莫先生，即影射陳果夫。

遠在民廿前後，恨水寫「燕归来」小說，為了實地考察地方面貌，他親自自由洛陽、西安、臨潼、寶雞、太原、三州等地游歷，因而書中寫出這些地方的名勝古跡、風俗特產，十分真切。他到達三州後，甘肅日報發

表了小說家張恨水抵三州的新聞。省教育廳。特設宴招待。那時。聊城周紹棠先生。正担任廳長。他談：「平素並不認識張恨水先生。因教育廳乃文化機關。本猩猩相惜之意。為之公宴洗塵。席間。恨水稱贊省府內所種牡丹。繁茂富麗。可知此間土壤之佳云云。現在。張恨水已故去了。他寫的小說。有的還在重版。試將所知者（已出版或報上刊載而未印行者）羅列如下：

春明外史

金粉世家

啼笑因緣

滿江紅

落霞孤鶩

美人恩

太平花

現代青年

夜深沉

秦淮世家

歡喜冤家

滿城風雨

似水流年

劍胆琴心

秘密谷

蜀道難

如此江山

水滸新傳

丹鳳街

虎賁萬歲

平瀨通車

春明新史

斯人記

乞丐集

八十一夢

大江東去

荊軻之夜

偶像

中原豪俠傳

龍虎大俠

熱血之花

天上人間

京塵幻影錄

紅花港

北雁南飛

燕归来

小西天

東北四連長

皖江湖

別有天地

过渡时代

瘋狂

天明寨

游击隊

藝術之宮

傲霜花

牛馬走

新招鬼傳

巴山夜雨

到農村去

紙醉金迷

玉姣枝

笑啼笑因緣

山窗小品

水滸人物論贊

(以上所列，容或有遺漏，至於「許仙與白娘子」等二種、

不過小本本，不列入他正式作品之內了)

「王子登科」漏記，一九四七年發表於新民報，後即單行本

乘涼瑣話

(二)

墨林

假辮

杜子純先生，以前是在聊城私立文德小學任教。也是一位虔奉宗教的耶穌信徒。以後，擔任「中華聖公會」作傳道工作。為人醇厚和易，不與人爭。他談過美國人德牧師的一點軼事。德牧師在陶錫報（美籍）牧師之前。德走後，陶才專聊城的。先，這位德牧師在大名府基督教會任職。時在民國初年。清朝雖已推倒，而一般羣衆，拗於積習，不遑，不肯把拖在背後的髮辮除去。大名府却是內地一座大城市，但風氣還未怎樣開化。這位德牧師，也循俗穿長衫馬褂。在帽子後邊，縫上一根假的髮辮，垂到背後，不認誤的乍看，似是一位道貌軒昂的前清遺老。地方紳董之流，地方人都和

他廝熟，在街上常來常往，對這位金髮碧睛的美國先生的服飾，也不感覺奇怪了。

有一天，德牧師從一條街上走過，行間見兩旁店舖的人，都笑，笑得那麼神秘似的。他注意往左右看了下，除了他並沒第二人走路，怪繃德，莫非笑的我嗎？忍不住再回頭一看，嚇！原來那根是在帽子上的假辮子，已經掉到路上，走出老遠了。

這故事，據杜子純說，曰：德牧師在圓聊中，自己拉的。子純先生老家是平陰，他去查過，曰：由子女嫁與于故鄉。他在聊城定居達三十年之久。解放後，仍擔任教會牧師，且人民代表，縣政協委員等職。大概死時也够七十路頭了。

關於這「假辮子」的故事，也是「自古有之」的：

北宋崇寧年間（一一〇二年，徽宗趙佶為帝）朝廷下詔令，叫出家的僧人，改稱為「德士」。還不准剃光頭，一律要留髮。還必須戴上帽子，頭巾之類。這道聖旨下達

的第二天，王宮這項工作的衙門，接見了東京大寺院的几位和尚。他們是來表示已遵守

的第二天，主管這項工作的衙門，接見了東京大寺院的几位和尚。他們是來表示已遵
旨示，特謝皇恩的。不料想他們在弯腰行礼时，有两回和尚突然摘下帽子，露出光头
來，虽然有髮髻，原来是假的，定到帽子上搽公事的，一时惹得人哄堂大笑。

又有：在晚清光绪、宣统那个时候，派出东西洋留学的学生，回国应试，有英、法、德、美、俄、日、
留著，洋头上去，他们也是弄个假辮子定上，一个不细心，也常常发现把辮子掉落
地下的笑話。堂上下监考官，看見的，也只是掩口一笑而已。

皂莢

我街東頭張金榜家，後園裏，靠東牆根，從前一株皂莢樹。樹幹
足有二号盆那麼粗。百年以上物也。但還是枝叶茂密，濃蔭广覆。年年

結好多皂莢，簇簇串串，能下几百斤。金榜和他哥哥金祿，家无恒产，一年到头，做小買賣为生，干，掙八股繩。而每年皂莢收穫，得价不貲，不无小補。後來，金榜死，渾家操子他商，金魁老而鰥，生活漸不支，就把這株皂莢樹剷下，當燒柴賣掉了，可惜！

皂莢為落葉喬木，木質堅緻，葉如槐而細，作羽狀紛披。枝葉同多生銳針，結實長五、六寸許，形如角，故俗呼「皂角」。色嫩青老黑，肉質甚厚，子圓滑，作綠黑色，肥大可愛。可種，越年生。民間有迷信傳說：皂莢生長成樹後，無論多旺，不結實，待親手種植人死去，才可生出皂莢，云云。但這乃無稽之談，不足為信。不過，這種植物長的慢，都是不假。

皂莢有什麼用呢？至於它的內含成份，和藥用價值，咱先不談，單說它可以當肥皂用。洗滌衣服，洗澡洗臉，都行。搓起來白沫湧濺。除污清穢，效能很好。^{這皂}從前，我們民間家庭生活中的，一種必需品。方有一種類似的樹木，結的子也是肥大圓光，叫「肥珠子」。洗衣澡身，等於皂莢。

現下，市場上皂類，五光十色，裝璜華美。這種皂，在原先是「舶來品」，以我國人才仿製的。如今還叫「肥皂」，其實，它的原料，已無「皂」的血統關係。它的老祖宗「皂莢」，別說用啦，提它的也很少了。（彈山）

小腳

自從民國以後，就由政府三令五申的「禁止纏足」。然而，民間積習牢癩，還

是「听者藐藐」。难以彻底勸止。

一至

（固）到抗战之前，还有给女孩缠足的，这也

只是个别偏僻地区的农村而已。从抗日开始到现在，五十来年了，妇女的缠足，固然绝迹。偶然看到的缠足妇女，也是七十岁以上的老妈妈了。那_口缠如莲瓣的小脚，更是寥若晨星矣。

在过去的旧社会中，民智锢蔽，风气未开。如给儿子说媳婦，对方女孩脚的大小，是选择条件中主要的一项。如果为「三寸金莲」，即使别的地方差一点，也很好说婆家。倘是「_口」肥得顶大舒暢，那_口，他连你别的优点，也看低了。

时代进化到今天，如果看到那「纖巧金钩」，真是感到新奇，说为怪诞。过去也有一个阶段，人们对爱着「高跟鞋」的女子，以其步履佻健，婀娜生姿，誉之为「洋金莲」云。

女人是男子的玩物。這還是先封建社會中，對女性侮辱之言。可以，那時候對婦女小腳，出現了不少的，自以為風流的，低級、猥褻、風狂崇拜等怪癖行為。如杭州胡雪岩，他如孫慕荪、趙個人、高百川等。這些人有錢有勢，生活淫靡，燒得不知怎麼好。對女人小腳，極尽怠情玩弄之能事。據說：過去出度小腳女人的地方，有晉之大同、粵之東莞、湘之益陽、秦之三州。

更有其聊又人之輩，他們吃饱了沒事，竟而異想天開地，專在女人小腳上做文章。不怕煩勞，凡事搜求資料，匯集成書，居然羅掘豐富，圖文並茂。如許嘯天的「玉鉤艷語」、姚灵犀的「采菲錄」、曹沛公的「蓮園春秋」。其中還有長沙陶振癰的「蓮史」，寫得更具淋漓盡致，材料也多，當時就銷行了十五版。還不是公開發賣。

明末起兵造反的張獻忠、李圓王輩。屠尽了四川人民，見小腳女人就把双足削下，堆如山阜，名為「蓮峰」。這事也不只一兩本書上記載。凡是明季史籍之籍，都是這樣說，當然不是一虛構。近人姚雪垠所編著自成小說，把這位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說的成了一个堂堂偉大的人物，令人讀之作嘔。姚某這種抹黑历史、信口雌黃的技倆，真是不足為訓。（恪）

人物点滴

張恨水曾寫过一个短文，發表於上海某小報。題為「子血夫子不倒」。他引用孟子的「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仇」兩句話，以為證實，

他說：「這還了得，你提倡人民造反！不過，在老百姓的立場看來，這話也未嘗不公道」。

張恨水所作小說，其序多自文言之寫出。抗戰後則不無。七九年病故于北京。其女明明，曾為文悼念其父，發表於港報。

編後

這一期的既延遲日期，又內容貧乏，限於水平和人力，徒呼奈何。只好儘可為之力，爭取一步：只好。

高金福同志寫的「令人歎想的死刑犯」，是一篇紀實而反映社會羣衆輿論的文字，本擬這期發表，未果，只好推到下一期了。

「故事新編」魯仲連小說，續稿未到，下期準登。

我們深以期望，賜以地方性之今古名人軼聞，及民間傳說、神話、風俗描述等：文字。但涉及荒謬不經，迷信反動，概不採用。

本刊並不限於地域，亦不限於非地方性不可，其他如人物論述、戲劇電影的簡介，皆歡迎投寄。（今是）